

外婆的味道

◆衣丫

1. 那一条山路

在我记忆的深处,外婆的家隐藏在群山叠翠之巅,那里有一个令人心醉而又刻骨铭心的名字——香坪顶。通往那里的路,蜿蜒曲折,每一程都铺陈着大自然的诗篇,把山高路远作了具象的解释,到了山顶,就可以俯看山脚被誉为“摊戏活化石”的神秘小镇,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牛角声声,鸡鸣犬吠,可以看到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那一层薄雾在半山腰缥缈,给小镇又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现在想来,去外婆家的山路,汗水与疲惫交织,完全是一场艰辛之旅,还好半山腰有一口解渴的水井,绿意盎然,井水清澈如镜,这就是外婆家制作豆腐的水源,外婆说,这井水熬出来的豆浆,香气扑鼻,蕴含了大山的精华,才让人回味无穷。每次去外婆家肩上总压着一篓沉甸甸的物品,攀登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但是,我又渴望去,因为那里有外婆的拿手菜肴,只要想起就会让人馋涎欲滴,她用简单的食材,织就了童年最温馨的味蕾记忆。

外婆家,堆满灶台的豆腐干,仿佛永远也吃不完。那是外婆对生活的一份深沉和细致,每一口豆腐干都蕴含着岁月的深情和家的味道。

2. 秘制的记忆

豆腐干的制作过程,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承载着家的味道和岁月的深情。外婆磨制好白豆腐后,妈妈背来村子里卖,遇到的买家不多,卖不完的,存放不能超过三天,否则会变质变味,妈妈便会轻轻拍拍我和妹妹的肩膀:“大丫,二丫,把这些背回外婆家去,”随后就递给我们一篓豆腐,我和妹妹便踏上了通往外婆家的路。外婆总是魔法般地将这些豆腐变成美味的豆腐干。她先将豆腐煮熟,再抹上一层薄盐,然后

放在灶台上,让微风和阳光共同窖藏成一味自然的美食。那些豆腐,在时间的洗礼下,渐渐变得硬朗,却依旧保留着最初的醇香,仿佛能够穿越岁月的长河。豆腐在岁月的轻抚下,变成了耐放而Q弹的美食——这就是外婆的智慧。

那些豆腐干,成了我和妹妹在外婆家秘制的记忆,记得星星亮的时候,外婆还在灶台前生火熬制豆浆,可是,启明星升起来时,外婆就起床了,在那段生活贫乏的年代,它成了我们几姊妹独有配方的零食,每一口都有日月星辰的精华,都蕴含着外婆和星光的爱。

3. 热闹的乡场

在远逝的童年时光里,家的味道与赶乡场的烟火气会织成一幅温馨的画卷。

外婆的豆腐生意不温不火,她一边卖白豆腐和豆腐干,同时兼卖点蔬菜和种子,只有赶乡场那天,外婆的小摊位上才会热闹非凡。豆腐干与各色蔬菜一同排列,整齐有序,小小的空间里弥漫着生活的气息和温暖的期待。孩子们欢笑着,商贩们叫卖着,场面既喧闹又充满了人情味。

我和二丫每场都要上街去转,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向外婆的摊位,二丫拿起一块就往嘴里塞,口感干香软糯,咸淡适中,二丫和我叫一声“外婆”,她便嘴角挂着微笑,望着我们吃豆腐干,还会悄悄塞给我们每人五毛钱,慈爱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妹妹和我无尽的宠溺。那时候,人们赶场,只是为自己五天来劳累的身体放一天假。外婆的豆腐干和蔬菜,不仅滋养了乡邻的餐桌,也温暖了他们的心。太阳渐渐升高,乡场上的烟火气愈发浓郁,乡愁便氤氲其中。

岁月流转,年迈的外婆干不动了,母亲成了她手艺的唯一继承人,起初父亲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家用,于是母亲接过外婆的生意,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

支柱。但生活的重担让母亲不得不放下手艺,外出打工漂泊。在打工的艰难日子里,总是念叨着“秘方”,每年打工回来,都要给左邻右舍每家推一箱豆腐,教大家制豆腐干,直到年三十才收工回家,她有空就对我们说:“大丫二丫,外婆传的手艺不能丢,你们今后一定得学,不能让这门手艺失传。”

4. 临终的遗愿

那一年,本来温暖的岁月,被冬月的寒风冷却了,外婆悄然离世,留下一份沉甸甸的遗愿——豆腐干制作的手艺,成为了家族传承的使命。

那年的冬月,在异地实习的我未能亲自送别外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外婆的勤劳,是家的支柱,是岁月的见证,一生养活九个子女。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撕心裂肺,她说:“你外婆这辈子留下的全是勤劳,没有享过一天福……”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们未能弥补的遗憾上又添了一刀。

每当提及外婆,母亲的眼角,总是挂着泪珠,然而,生活还得在泪水中继续,母亲重拾了豆腐生意,像外婆一样,将豆腐化为豆腐干,那一道道工序,是她对外婆的思念,也是对生活的坚持。

“豆腐西施”,这是寨子上叔侄伯姨们对母亲的美誉,她用双手,延续了外婆的味道。二丫毕业后,在创业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母亲嘴上责备,但行动上却始终支持,她将豆腐干的手艺教给了二丫,这一做,便是永久。

豆腐干的制作,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情感的承载,是对外婆勤劳一生的致敬,也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二丫把手艺学过来,开了一个小小的作坊,担起了外婆的遗愿。外婆的味道,如今在二丫的手中得以延续,回忆与传承,正是生命的双重旋律,交织在这片神秘侗村的土地上。



团长牺牲了,是谁发出的最悲壮的指令“跳——”
司号员何步荣紧紧抱着他的小号
他纵身一跳的那一瞬间
他闭紧眼眶,那年
他那年十六岁

如果不是乱石藤网缠住何步荣
他瘦若的身躯早已跌进崖之深谷
“幸存”二字于他不复存在
是的,十六岁的幸存者何步荣
嘴也紧闭着
他把军号贴紧胸膛

他跳的那一瞬间
铜铸的军号在胸膛燃烧
他说,他的任务是吹号
他吹响一个团前进的号角
军号是永不停滞的号角

一百多人都跳下去了
他们砸坏手中打空了子弹的武器
他们抱着那面军旗
他们,面对悬崖
那天1934年10月16日下午4点左右
高原的山被正义与邪恶的枪弹擦亮
那天,太阳没有落山

我问苍山
那一跳,上百人的集体之跳
我的红军亲人保持了怎样的眼神
他们看着被敌当肉盾的乡亲吗
他们面对敌人不停扫射的枪声吗
是52团的旗手先跳吗
那壮举之跳
牵引敌军主力的目的达到了吗
他们决定跳的意愿之时
有一个人畏缩吗
苍山回答我:没有
没有一名红军战士胆怯过
没有一发子弹射向咱老百姓

幸存者司号员反复说
是杂乱无章的藤蔓救了他的命
他说,大家都跳了一个不剩地跳下了悬崖
跳了之后就不知自己是死是活
他清晰记得,连长排长都跳下去之后
敌人的枪声暗了下来
敌军追到山崖没有见到红军

悬崖峭壁之下隐藏夺命深渊啊
就要被俘的百余红军
怎么说就没了呢
“红军真的会飞吗”
“红军真有神灵护体吗”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身影呢
难道红军不怕死吗?
他们真的跳下去了吗?

英勇的红军会飞
他们飞到天上去去了
他们跳的时候
眼神注目鲜红的军旗
他们的那一跳,山河见证

九十年后的春天
我在困牛山的巍峨之下
我听见山谷回响
我听见一名红军战士呐喊
“宁死不当俘虏”
我听见另一名红军战士高喊
“宁死不伤百姓”
从此,那面鲜血染色的旗
染红困牛山
从此,52团那个“团”的翻号
从此消失
从此,“困牛山”的故事
开出花朵

我在困牛山见到这把传奇的军号
我聆听它讲述那场战斗
那场发生于90年前秋天的战斗
那天是1934年10月7日拂晓前
红六军团行至甘溪准备稍加休整
红18师52团行军至关口大田时
往南之路突然被截断
被增援的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截断
“截断了就好,截断了就僵持”
“截断了就拖住敌军”
让军团主力急行军的步伐走得远一些

更远一些
朝着太阳的方向行进

“截断了咱就改道”
红52团冲锋号吹响“突破”号角
红52团的官兵听见冲锋号响起
他们在大山里急行军
“往西,往西,冲——”
往西,就是困牛山
红52团声势浩大地往西
而敌军知道往西是一条绝路
绝路是留给英雄的人民军队的
英雄的军队突破绝路
绝处逢生
没有路就是路

敌军追来了
往困牛山方向追来
湘黔敌军及龙塘民团紧追不舍
阻击红军的重兵围攻而来
红52团官兵时急时缓
咬紧恶魔步伐
将敌军主力拖在一个山坳里
激战三昼夜
直到我军团主力安全南撤

军号不流泪
军号铿锵地讲述
我的红军主力离开了枪林弹雨
红52团官兵受重创了
红52团官兵在困牛山陷入重围了
我英雄的800余名红军战士遭锐减

“锐减”是一个悲痛之词
是条条鲜活的亲人的生命被子弹夺走
那一场战斗啊
让红六军团18师52团的红军锐减
锐减到400余人

困牛山是一个不大的山
那是一个只有一条路进山的山
那是一个三面环悬崖的山
那是一个悬崖下有深深河流的山
那是一个放一头牛进去
也只有唯一出路的山

老百姓给这座山取的名字比拟性强
“困牛山”之险与陡峭
无法形容

是的,前有黔军以及地方民团围堵
后有湘军猛追
四周高山被敌军占据
红18师师长龙云带着200红军突围
在英雄的52团掩护之下
师长带领指挥所撤到了老君山
老君山距困牛山十公里左右

困牛山战斗是一场殊死之战
军号的主人幸存了,他说
“我们啊,子弹打完了”
“我们啊,刺刀拼弯了”
“我们啊,没有一个人退缩”
“我们啊,我们团长田海清牺牲了”

是的,困牛山山谷
从第二年起满山遍野开出杜鹃花
那啼血的杜鹃花
面朝红军远去的方向盛开
杜鹃花唱着歌
陈世荣每年都背着他的号
去祭拜红军战友
每次,他都要等香烛燃尽才离开
他都要在那里回忆和复述
“甘溪战斗”“毛坝交锋”“朱家坝断后”
“关口分兵”“营盘垅阻击”
“魂铸困牛山”“追寻主力”
这些精彩的片段

春天了,杜鹃打着花苞
我听到一首朗诵诗
“爷爷对我说,石阡有座山,
伫立在长长的黑滩河畔……
困牛山,血染的山,
红军壮举震宇寰。
啊,困牛山,英雄的山,
激励后人勇向前!”

春天到了,杜鹃花开满山
那支不生锈的号角
吹响我的困牛山

也许指从某地方到某地方的间隙来往,但也许,也只是一次溶的解。对充满兴趣的总会留连,又割舍。直到新景或不忘。又或者是她从外地来到某一地方,得以聚合。

说实话,对远方的向往依旧胜于对某种家乡的依恋,我的家乡便是异乡的孤独之境或不能抵达的触痛。这很像某次理想意义上的未知旅行,把它看得很远,一次关乎自己的遥远之地,而实际上,熟知或永不熟知后,才知那是近的。

第一次到铜仁,心就是这样想的,没有走两条直达之路(这也是后来得知的),而是参加完2009年的考试后就径直选择去了秀山,当时也不知道到铜仁是否要经过那里,只知道火车是有的。去了秀山,才选择去找寻有没有到铜仁的火车。

后来几次熟悉了,觉得火车坐过了几次,于是开始买直达的。这很像一场厌倦后的彩虹之现。好几次直达都是走这条线路:沿河—沙子(沿河)—李溪(酉阳)—松桃—秀山—铜仁。这里的记忆似乎很淡。后来又换了另一条道,沿河—渔家(沿河)—沙子坡(印江)—江



口—铜仁。这条线路的记忆也淡。这两条线路熟悉后,沿途看见了不少风景,但或许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见过。这就像一个人的文学之路,无了据点,其实,也不需要。当然路途的聚集才是坚不可摧的,这就像我在铜仁时柳雨先生资助我900元编印《锦江水》一样,风景漫长。而睡梦中度过的路程不是没有。

而溶,更像是来自远方的抵达铜仁的一个常客,当然过客也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更多时候,除了这两条线路(或许算是三条),我偏还走了另外一条线路,这是那时中途有一段油路在加宽

修直,我们坐车从沿河出发,在李溪的时候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不知道具体地名,但经过了一个大型水库,而路,水泥路更多像是通组路的那种。后在雨中上了快速路。到达秀山后还听见了一场演唱的欢呼,这也许只算半条吧,毕竟最后还是坐上秀山到铜仁的铁路。

当然,还有一条线路,说来也许也只算半条,那就是乘车到龚溪口,乘船到龚滩,乘车到龙潭,再从龙潭乘火车到铜仁。有次返回,还坐出了水准,这是头一次,除遇见。

最后一条,那就是近期坐的线路,即通过快速干道从沿河到酉阳到秀山到松桃到铜仁。

走在自我世界里的翩翩微笑,如同漫步在自由理想的王国里,溶与佛有关,有缘。这多少使我开始信仰。但是,黄景的大片是风的峻峻,雁的归暮。我们是否已到了平静凝神开拓美好的时候。也许正如茨维塔耶娃对溶的书写。我们早已导航,我们的相遇,或者说再次相遇会是怎样的巧合,我还记得,我们共进晚餐的那会,你很深情。除却态度与矜持。

但他只犹豫了一瞬,便立马撇开了平浪的手,坚决地说道:“这是你爸爸的责任,不可推卸!”说完,他便义无反顾地上了船,只留下平浪一个人在灯塔上。

海面上,平海想方设法的靠近那艘渔船,却又一次次的被无情的浪头推开,终于在又一个浪头的助力下,他靠近了渔船,并将那条渔船成功地推进了避风港。可意外突然发生了,就在那最后一秒,一个顽劣的浪头拍开了他和渔船,渔船成功地进入了避风港,可平海和救生艇却再次被卷入了滔天巨浪中,被一个又一个的浪头戏耍。留在灯塔上的平浪看见这一幕,心脏就像是被人狠狠的揪住了,他照着父亲平时的样子启动了备用救生艇。也许是父子之间心有灵犀,平浪很快找到了平海。他将平海捞到救生艇上时,平海早已呛了很多水,奄奄一息了。他用尽最后一份力气对平浪说:“小浪,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守塔人,我向上级申请的助手,我是用不到了,以后,你一定要向人家好好学……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天,渐渐亮了。在这个风雨大作的夜里,平海把手中的接力棒传给了平浪,平浪践行父亲临终的嘱托,像他的父亲一般继续温暖每一位路过这片海域的人,风雨无阻。

多年以后,平浪的儿子站在平浪站过的位置上像多年前的平浪那般问他:“老爸,为啥我的名字叫做平波?”平浪笑啊。

灯塔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八年级 龙汐雅

艘渔船。

平海被轰隆的雷声吵醒后,着急忙慌地往楼上跑去,而平浪看着父亲匆忙的身影也紧张地跟了上去。此时的平海正在打开航标灯,平浪看着父亲在风中那宽阔的肩膀,镇定自如的神情,心中充满了崇敬。

平海打开了航行灯,发现海面上有二十几条渔船,稀稀疏疏的,在无边无垠的海面上漂荡,平海焦急地盯着那些渔船,希望他们能逃离风浪的魔爪……

几个小时过去了,几乎所有的渔船都已经躲进了避风港,只有两三条渔船还在随着巨浪四处颠簸。平海正焦急着,突然一个浪头猛的拍了过来,有两条渔船被海水吞噬了,只剩下最后一条孤零零地在海面上垂死挣扎,妄想逃离海的血盆大口。

平海见状,迅速地穿上了救生衣,启动了救生艇,就在他准备踏上救生艇时,一双冰冷且颤抖着的手拉住了他,一回头便见平海那双充满祈求的眸子,平浪用他沙哑的嗓音颤抖地说道:“老爸,别去……求求你……”平海愣住了,